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卷二十三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紳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孝宗敬皇帝

戊午十一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啟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聖德上嘉納之

三月進內閣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太子

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謝遷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東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少傅兼太
子太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屠濬爲太子太傅太子少保
刑部尚書白昂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
璣工部尚書徐貫左都御史閔珪並爲太子少保○以程
敏政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太監李廣
建毓秀亭於萬壽山

亭旣成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不效廣飲以符水遂
瘳宮中皆歸咎於廣

戶部侍郎劉大夏致仕○下監生江瑛于詔獄尋釋之
是月監生江瑛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

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急宜斥退。德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末盡當。類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槩下施行。自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督乾剛。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罷上不許下。瑛詔獄。健等又上疏力救。瑛得免。

夏六月有熊入京師西直門

是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有被傷者。大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既叅問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

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或問孟春此於占出何書。春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允緝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秋七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溥致仕。○八月總制寧夏甘涼軍務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史王越卒。○復封陝巴爲哈密忠順王。

是年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寫亦虎仙。畏兀兒奄克寧刺。哈刺灰拜。迭力迷失佐陝巴。奄克寧刺罕懋弟也。恨土魯番亦與陝巴不協。越以

罕慎女也。先主刺妻陝巴，以結好於奄克孛刺。未幾，越卒。是秋，賜陝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復封爲忠順王。放寫亦滿速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久苦土魯番，不願還馬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

冬十月，乾清坤寧宮災，詔求直言。

朕惟天道人事相與之機，捷於影響，甚可畏也。邇者上天示戒，災異頻仍，乃弘治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清寧宮災，中夜達旦，朕心驚懼，寢食靡寧。慮有愆違，上千和氣，修省數日，莫究所由。茲特齋心竭誠，遣官祭告天地太廟社稷山川，爾文武群臣有官守言責，皆與朕共天職者，宜各省躬思咎去垢滌污，殫心効力，毋得因循怠玩。

若罔聞知。凡百司弊政。姦貪顯跡。及一應軍民利病。皆直切指陳。無有所隱。以助朕勵精之治。咨上天仁愛之心。綿國家億萬載隆長之祚。欽哉。故諭。○內閣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爲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爲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計。熒惑聖聽。莫此爲甚。蓋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也。○時議修清寧宮。有欲調役山東七千人者。戶部尚書周經曰。山

東歲歉民貧民不可輒動也請以戶部羨銀僱役

太監李廣有罪厥

清寧宮災有謂亭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緊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訃聞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卽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賂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卽金白米卽銀因悟濫贓如此遂籍沒之科道官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星夜赴戚畹求救不期而會者凡

去三人月下見簪影重重而一人獨乘女簪事雖得寢而納賄者之名一一盡傳於朝野醜顏惟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媿矣賴上英明終漸去之

壽寧侯張龜齡請加畝稅不許

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附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戶部尚書周經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卽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爲東官庄者上念經言擲其奏抵罪

十一月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致仕

己未十二年春正月忠順王陝巴還哈密

是年春陝巴至肅州畏番虜不肯出關守臣遣叅將率兵護行又賞赤斤蒙古諸番令逐程防護至哈密是夏寫亦虎仙致賞賜於土魯番遂與土魯番諸夷使入京朝貢。

三月賜進士倫文叙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建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給事中華景林廷玉下詔獄敏政致仕景廷玉調外

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景劾敏政受賂鬻題詔下景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考試官給

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場悞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政並下獄。會官廷鞫。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調景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官。程敏政尋憤卒。

五月陞刑部侍郎張敷華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陞德安推官胡世寧爲南京刑部主事。

世寧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相切磨問學。時稱南都四君子。嘗上言曰。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養。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

存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群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凌氏漸曰。士君子磊砢自許。童而習之。莫非聖賢古訓。一旦舉而登之於朝。乃悉廢其平昔之所嘗讀誦。而依違於衆人之常談。今士大夫相與敘寒暄。道往舊之餘。或談星命。或論相術。或指畫地里。或以耽任之炎冷。爲憂喜。或以陞遷之遲速。爲欣戚。蓋至於京師之中。縉紳之士。其

所競傳以爲美談者。必曰園基金華酒杜詩左傳文。悉相尚以爲高致。而君德成敗。生民休戚。國體弛張。鮮或察其懷焉。是故東方明矣。逐隊而入。以朝于天子。朝既退矣。復逐隊而入。以升政事堂。大臣坐鎮雅俗。小臣僅守簿書。上下相安。苟卒歲。月至於敦世勵俗。無說焉。群衆而談。有不安于流俗。而稍自振拔者。則衆共反唇而稽。不曰邀名。則曰立異。而相與詆排之。嗚呼。士風如此。已計得矣。如國家生民何。

六月闕里先師廟災。○以傅瀚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陞浙江右布政使雍泰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奉在浙江時勢豪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竄橫行奉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群盜悉平擢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有叅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泰具草將問於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圖自新泰曰此亦軍法也解下杖之三軍股慄已而稽諧泰於時相而言官遂劾泰以擅辱將官罷退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

以吳寬爲東宮講讀官

寬以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裏宮宮中侍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寬率宮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況又

問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上嘉納。寬進講。閑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繼及復胡誦冀開悟。

陞國子祭酒。林瀚爲吏部右侍郎。謝鐸爲禮部左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冬十月。虜寇榆林。寧夏大同。○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寧康王覲錫。庶子曰宸濠。其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八年。宸濠封上高王。至是覲錫卒。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徇色。凌宗室。瀆亂無禮。養外士爲盜。江湖間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日

考。妄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喜。特詢中朝事。聞謗言。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因以罪削護衛。

十二月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虜殘神木堡。○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刪定問刑條例。○以林俊爲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夏四月以張元禎爲翰林學士。○帝御平臺。召內閣大學士劉健等議諸營提督官去留。

時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遂安伯陳韶皆准辭。遂以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新寧伯譚祐爲京營總兵。英國公張懋鎮遠。侯顧溥提督團營。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彗星見。○吏部尚書屠滸戶部

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
並致仕○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爲吏部尚書改右都御
史侶鍾爲戶部尚書陸掌詹事禮部右侍郎傅瀚爲禮部
尚書改左都御史閔珪爲刑部尚書陸工部左侍郎曾鑑
爲工部尚書○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鄧廷瓚
卒

兩廣自成化初韓業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
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瑣瑣益思
安靜爲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
者奏除諸冗吏曰祿奉出于于民徒費顧辭蠻以劫掠
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廷瓚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

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卽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爲久計。廷瓚於群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鏞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廷瓚斬獲首惡李景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瓚歷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起劉大夏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火篩寇

大同宣府以平江伯陳銳爲平虜將軍侍郎兼都御史許進提督軍務帥師禦之○分遣文武大臣守關

火篩本小王子部落而強悍旣屢寇邊獲財畜日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數寇近邊京師戒嚴乃命都督李澄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城伯居鄜紫荆關侍郎李介經略宣大王宗彝黃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

史琳倒馬關

六月改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爲左都御史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傅刑部尚書閔珪太子太保○河決曹單○秋七月虜寇榆林平江伯陳銳以失律罷還保國公朱暉代之○許進致仕○吏部尚書倪岳上西北備邊事宜

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乘時
寇掠既而阿羅山孛羅忽訶加思蘭之衆踵姦效尤蟠
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
易於駐劄剗腹裡之地路道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
林者若狐山寧塞安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
武高樓明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
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搶掠之處擁
衆鼓行長驅深入遠者逾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
男婦悉被其虜畜產爲之一空村落荒涼疆場擾動而
沿邊諸將賢否不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
銳者以無謀而絀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旣不能折其

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乃者上歷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旣選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大肆勦除。庶乎少酬委託。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以優游於朝。行輦帛輿金。以充牣於私室。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與濫施。官爵輕授。然究其實。而殺傷我之士卒。悉民而勿聞。擐拾彼之器械。則虛以呈數。甚至濫殺被虜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而去爲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

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復焉致其灰力哉。况京營之兵。素爲輓怯。平居不習。夫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反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杜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瀆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以鼯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大。同宣府亦邊也。而去京師近於彼。旣有門庭之踰。則此當爲陞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旣遠。往還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難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

人之常。批亢擣虛。兵家之筭。精銳盡調於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知。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之。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故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跋涉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官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

而授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商買費倍蓰之利故官給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塩或以銀布名爲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糶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

射之謀凡有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以營私用上而病下莫此爲甚者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輯之道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爲之盡心者乎及乎採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論議者之言則又往往不同紛紛不一故夫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易通彼此之掎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同况欲復地於河北以爲之守必須稱兵於塞外以爲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於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鈔掠於前竄襲於後曠日持久路行野宿人心驚駭

軍食乏絕。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奮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累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爲之一空。邊陲爲之永靖。是非不然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兵。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履險。徼倖於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接。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旣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其功者。謂之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朵顏之徒。乘勝

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采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國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競至。生心。藩籬爲之頓壞。遺孽旣不可盡。邊釁於是益多。果何有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以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以一民寸土。皆受於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向而棄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爲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爲之震驚。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捄。此實寡謀。故爾大謬也。嗚呼。此倡彼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旣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白面之書生。謬司戎兵之

大計。以彙中之小見。勝筆下之浮辭。謂詢謀爲無益。則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則執己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旣爲苟且之舉。以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旣違居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宇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上以隳於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

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凡
是數者。聽其言。若迂踈而不切。求其効。或萬全而可冀。
惟在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
不乂安也。○其一。所謂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者。
蓋以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子儀潰於相
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爲力。曹武穆下江南。副將以
下。皆能致其死命。成敗之跡。蓋可監矣。今總兵之官。參
戎之將。自關以西。不下數十。戕位相等。委任略同。動有
二相抗之心。舉無相下之意。一遇緊急。有所調發。或妄報
烽燧於境內。以規免。或遙申文移於軍前。以逗遛。欲望
此可以召彼。彼可以援此。豈不難哉。又况制於監臨之

人浸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依據哉？而舉動輒稟於廟筭，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未至於致身以效力，知者未至於竭忠以效謀。此皆任將無專一之權，戡亂乏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樓三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榆林雖有貯兵，而寧夏尚非所通，猶不免於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爲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指臂之相屬，而得以施運。

動之力。犬牙之相錯。而得以立閭闔之勢。蓋東控延綏之咽喉。西負寧夏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於是遴選智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間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爲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爲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以聳三軍之視聽。而非試之譖諛。幸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用。足以褫四夷之魂魄。而非試之猾詐。避事之徒也。而任用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久任。而緩其近功。求其大略。而宥其小過。推赤心以委托。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勵以建功。敢不至乎。秉乾綱以駕御。使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不盡乎。由是號令

久而益章。歲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誼。心力不二。故蓄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以爲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其二所謂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者。蓋以求實效。所以濟物。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詡之在武都。日增兵竈。示之以強。卒破羗衆。李牧之在鴈門。不事捕虜。惟謹烽堠。示之以怯。亦無亡失。兵家之筭。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門保安。不過二五十六寨而止。寧夏寨抵於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七十里。城郭寫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衆則非所賴。况有

二邊墩臺相離二三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
今花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高樓轉望。往迤南萌城不下
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當夫人民在田牧
畜徧野。虜騎卒至。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爲太息。臣愚
以爲當閑暇之時。相度居民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
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乃自守。少
於此者。徒以附焉。更於空隙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
如遼東立柵築牆。以爲屏翰。或可如大同宣府。斬崖掘
塹。以爲陷阱。至於墩臺。亦宜增廣。或使直取近。或添置
令密虜將至。卽相傳報。人畜之類。輒收入堡。堅壁清野。
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見城堡聯絡。詎

能窺我實虛。人畜入堡。既不遂剽掠之計。城堡倚角。又恐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於深入。以爲邊患者。未之有也。○其三。所謂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者。蓋以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兵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漢唐以來。皆藉民爲兵。番上遞休。其數雖多。養贍亦薄。所以維持萬國而威服四夷者。用此道也。近代藉天下之民。以爲長征之兵。遂至用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冗費者。不啻倍之矣。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乎。往者因其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

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戊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戊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則紛又。歸則繁又。日供芻糧。歲費實犒虜。塵未睹於一清。軍廩每至於告乏。職此故也。臣愚以爲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家使出一兵焉。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廩餼。必大得其驩心。於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雜於行伍之正卒。或有疾癘。則罷遣而復於畝畝之間。民是其物力資產。既切於已。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家。役使我妨其業。編

之天籍。遂同世軍。今復僉點。恐合家咨怨。蓋若於已役者。勞而勞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留於本境。征調不至於遠行。民知效勞之日有限。歸閒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爲精兵。况其生長村曠。熟於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比歲用兵。荐罹饑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以採銀。或販私茶。以贖利。殺人劫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邊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爲周給。量撥閒田。使

自耕食凡百科斂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
訓習使充守禦既祛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
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容兵可罷
興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糧餽不濫及於無用之卒內
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勞其爲利便益可
知矣○其四所謂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
者蓋以人君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
於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
爲少矣其間累樹勲業者或僅加其勲階或止增其食
祿賞雖薄而人心知感者命皆出於朝廷而非帝冀之
可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

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皆斷於朝廷而非讚毀之可
移也。若昔宋藝祖之於曹武穆一劍之付肅然秋霜於
王全斌一襲之賜熙然春陽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
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於至公命討或由於人
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僨事者不蒙失機
之誅是以由近及遠上行下效三軍之中數萬之衆權
要親昵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寡援者
功高而後祿罪薄而先誅以恩則無可懷以威則無可
畏兵紀於是不立邊功何由可成哉又况守邊之要規
避爲善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
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敢取於鬼神不可象

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規避之人以夜爲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迫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獎推有加酬賞亦厚誠有以也近之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冥行而被虜既不知虜之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也哉臣愚以爲凡今邊將之功過宜秉賞罰之大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群言左右皆曰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人徼幸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於苟免於是申飭沿邊之將一體賞罰之公旌賞有功必以其

實參戮有罪。勿徇乎情。使人喜於建功。而重於犯法。則
姦宄無所容。績緒有所稽矣。尤必遴選知勇之人。以司
間諜之事。申明酬賞之令。以待規避之功。禮勞既殊於
衆。探伺必異於今。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
可以預計。或劫營於彼。以勞其佚。或堅壁於此。以避其
強。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故曰。令之
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罰之謂也。又曰。知彼知
已。勝乃不殆。嚴間諜之謂也。○其五。所謂實屯田。復漕
運。以足兵食。而舒民力者。蓋以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
馬千駟。而不知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
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

補於用關陝一道漕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弗豐有由然也臣嘗考之宋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斃至追赦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抄曹操屯兵許下時強敵四向以今視之疑其日夕戰爭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進許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溥而可紆民勞也又曰今爲西計者皆患漕之不通但未求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西至也

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爲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蓮路未修其後武帝益修漕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焉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凶而移流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卒恥於爲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爲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於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爲貸之歲田之入十一取之

遊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効戢者多。田利數倍。歲穀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爲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起。而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獲自如。而虜不能爲吾患也。至於漕運。尤爲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折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船水筏。往來無礙。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及諸州衛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及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

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漕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屯田既覈於實。漕運亦復於古。土無曠民。國有餘財。陛下欲有所爲。隨所意指。惟轉移。

而用之耳。豈遽至區區一方之警，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之不足，如今日者也。

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鏊爲吏部右侍郎。○以王軾爲南京戶部尚書。○九月，以秦民悅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林瀚爲南京吏部尚書。○冬十一月，虜寇偏頭關。○十二月，火節入河套。○陞浙江左布政使孫需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陝西地震。○火節寇榆林。

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

裂湯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近朔日地震未已而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首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內核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陛下抵畏變異修省尅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爲樽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帛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閱歲民之艱窘禁奏討糧

碍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絨
榻內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宗社生靈不勝
幸甚。

命兵部集廷臣計議。內修外核。禦虜安邊事宜。

兵部尚書馬文升會議上言。胡虜爲中國之患。歷代所
不能免。考之史冊。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俱有謀
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五代。石晉
失榆關之險。契丹得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啟金
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
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太宗文皇帝。肅清內
難。之後。神謀睿筭。有見於斯。則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

於京師此實久遠之謀彼時將勇兵強民富財足所以胡虜款塞入貢闕庭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虛實累歲和番以資彼之厚利一旦交盟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仇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有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犯甘涼漸入河套擾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旣而虜酋札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於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地方水東則西入河套以圖獵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茲者仰

承聖諭將所議內修外攘禦寇安邊事。逐一開款條陳。一自古凡遇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裡嘯聚之強賊。其勢已衆。爲患地方。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唐之吳元濟。久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未下。裴度一往督之。而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貝州。明鎬伐之日久。未克。文彥博一出節制。而貝州遂平。我朝遼東三衛達賊爲寇。欽命都御史王冕傳往鎮守。重以軍權。指揮以下。許其斬首。遼東遂靜。兩廣徭獯久叛。欽命都御史馬昂爲總督。總兵憲臣俱听節制。而地方亦寧。成化初。虜寇久住河套。侵犯陝西。欽命都御史王鈇爲總制。總制之設。前代我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數年以來。東則侵犯。

大同西則剽掠延綏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驍將以待賊人期通勦殺以絕邊患因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遑大挫以致勢愈猖獗恐生異謀後必難制必須照依王弼馬昂王鈇事例伏望皇上命使文職大臣一員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凡軍馬錢糧边防賞罰俱以便空處置若賊入河套本官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卽回大同隨卽所在調度勦殺候虜賊遠遁地方寧靜具奏回京○一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繫所以自古欲安國家者必以選將爲首務云云合無兵部通行各邊總兵各要延訪不分軍民職官或老

師宿儒但有諳曉韜略曾經戰陣者敦請至家令其朝夕講論武經七書用兵大意務在得之於心熟之於已凡古兵書所載戰陣攻取無不講求仍要寡嗜慾養壯氣勤操演常以無勇爲恥而畫策以過人每以貪生爲戒而誓死以立功務俾韜略騎射卓冠一時則驍勇日加而謀可日益矣此雖不及古之名將亦可少稱其間寄仍通行內外各該坐營副叅遊擊守備把總軍政等官各知此意共成其功以圖實用不可苟安下品○一鼓作軍士之勇氣而樂於赴敵必賞勞之有加而致其死力今各邊軍士往來殺賊辛苦萬狀止靠月糧一石度日別無營運養贍若非豈於用度豈能養其銳氣况

去春虜賊入寇將官恃勇損折軍士數多。人多畏怯少
有戰心。仰惟祖宗朝府藏銀常積千百餘萬。專備緊急
賞賚之用。十分愛惜。不肖輕費。近因大同等處有警。戶
部在官銀兩已用八十八萬。兵部馬價已用二十一萬。
有餘若非平昔有積。一時豈能措置。今戶部見在銀不
過百萬兩。內藏之銀聞亦空虛。較之祖宗時十分不及
一萬。一虜賊未退。用兵不已。或糴買糧草。或犒賜軍士。
或遇災傷賑濟百姓。俱於府藏闕支。此時未知徙何而
來。不可不慮。伏望皇上念虜寇之猖獗。賴軍士之捍禦。
鼓舞人心。必資賞賚。今後府藏官銀。更加撙節愛惜。不
宜一毫妄費。以備軍國緊急之用。○一照得順天及直

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陝西山西極臨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比各邊有警。其糧草馬匹一應軍需俱藉四省八府之民。攢運供給。必須生養休息。存恤撫摩。使其財力不匱。緩急之際。方克有賴。近年以來。修造不息。各部科派木植顏料牲口。及燒造官甄寺項。歲無虛月。赴京交納。使用銀兩。過於交納之物。去歲買辦戰馬。打造官刀。雖係官錢。終累小民。况輸納邊糧。起價過重。而山西之民。勞苦尤甚。緣今虜寇猖獗。未遑各邊芻草糧米。甚不充足。正在勞民饋運之際。合無行移戶禮工各部。將遞年派去前項。司府州縣各色物料牲口果品寺項。通行查出。斟酌上請。不係緊急之用。俱暫停止。今後

凡有所派物料暫且分派無事布政司買辦存省前有
華司府民力以備供邊凡有取索庶易辦集○一京師
天下根本居重馭輕武備不可不修雖有團營軍十二
萬例該京衛八萬分爲兩班每班四萬常有一十二萬
以壯國威以備征調近年京軍逃亡數多不及原數卽
今除欽命聽征總兵官朱暉等所領并奉欽命復選聽
征馬隊官軍二萬步隊二萬內步隊多係外衛又該半
年下班甚不得用除此之外再無可用之兵况官軍又
多隻身艱難今騰驥左等四衛月糧除勇士外見在官
軍三萬有餘多係得過之家其各軍餘丁自來不當役
見今雖有四衛營操練軍士數亦不少養馬之外儘有

空閑緣今虜勢猖獗邊務方殷正當增武備以防不虞之時如蒙乞勅御馬監提督四營太監調取四衛食糧官軍文冊照冊查筭若干名通前見操之數共轄一萬名就在本營分爲四班如法操練居常拱衛京師遇警聽調殺賊庶武備益盛而北虜聞之亦知畏矣○一將官奉命征討不庭與同事官員貴乎協和行事和則謀慮僉同近年以來朝廷命將出師征討夷虜其同事官員多有偏執已見各逞所長互致嫌疑不相協和徒勞王師遠出竟不成功而還以致虜寇恣肆猖獗大爲邊患云云通行各邊鎮巡等官一體以和相處共濟邊患

○一法令者風勵天下之重典法令行則人心惧人心

慎則文官奉公守法而謹於供職武職練軍恤士而樂於効死未有法令不行而能統攝人心以成治效者也近年以來法令不行紀綱漸弛各邊大小將官平昔惟知營幹已私罔肯留意邊備一遇失機百計彌縫所以上下因循不知警畏往往誤事視爲尋常伏望皇上自今凡百失機誤事果涉畏怯逗遛嬰城自衛縱賊不殺者必明正典刑以警將來不宥寬貸尤乞戒飭各邊鎮巡等官各要仰體朝廷付託之重各思自己受任之責撫恤軍士振揚威武修飭邊防以禦虜寇仍照依兵部節次奏行事例嚴加操練務使人有敵愾之勇而無失所之虞凡百用度俱從節儉毋事奢靡各路叅將等官

有不守法生事害軍者訪問得實明白叅奏以憑罷黜
如此庶使法令大行人人心知懼內治邊防不致廢弛○
一軍令貴嚴嚴則官軍知畏而易以成功否則官軍怠
玩而多致敗績昔胤侯誓師必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
厥威允罔功行軍貴嚴自古尚之人君命將必曰閫以
內寡人治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蓋其官軍臨陣有不用
命而退縮者徑自誅之以肅人心且萬人之命係於一
將若非重以此權誰肯捨死赴敵近年以來朝廷命將
制勅所開止日以軍法從事所以爲將者多避嫌疑軍
退縮未敢輕誅一人以致軍令不嚴往往失機
雖罪坐主將無益於事伏乞聖明於聽証總兵官朱暉

等并凡欽命總制總兵官制勅內明開若官軍有不用
命退縮者就陣斬之以徇妄生訛言鼓惑人心情罪至
重者會同審實亦就斬之其總兵官受命之後將合行
軍令各開條款三令五申使官軍曉然知軍法之嚴各
思奮勇殺賊不敢畏縮先退○一虜賊之來疾如鷹鷂
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然十數里近來各邊
製造小戰車上安神銃鎗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
戰車多不濟用蓋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造軍之
被虜圍以爲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况邊方
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
莫如拒馬鹿角攢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

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矢之亂發禦虜
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鷄頭關實藉此具先
該兵部奏行工部成造拒馬鹿角計二千架攢竹長牌
計二千面該部製造呈樣後遂停止今北虜之勢日熾
我軍每不能勝若不成造二物臨敵何以相拒合無仍
行工部照依兵部奏准事例將前拒馬鹿角攢竹長牌
照數成造完日暫送九門各樓收放如遇出征領去應
用回還照數交收縱雖虜賊遠遁邊方無事亦可以備
他日軍中之用○一兵欲勝敵謀貴素定而戰勝可必
故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矧用兵有節有勢善用兵
者必審其節勢若士卒奮勇勢如湍水之漂石主將用

兵節如鷲鳥之擊物則敵豈有不敗而我豈能不勝乎
今各邊大小將官平時不講韜略不習兵事遇小寇之
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級
虛張賊勢本三五十騎而報作四五百騎本一二百騎
而報作千騎所管上司不察虛實輒爲代奏濫冒陞賞
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冬大同西路如
姚信等是也此等將官終誤邊事而啟禍源况今虜賊
譎詐善於用兵若不預畫妙策廣集衆兵乘其機會使
彼大遭挫衄豈肯輕易遠遁而不重擾我邊擾之既久
必謀南侵國家之患何時得已且宣府延綏隄防頗固
軍馬頗勁未敢久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堠稀疎加以

軍馬未精恐此虜今春渡河仍復侵犯邊方安危在此一舉以臣等度之若數路軍兵俱集中路每日練習遇賊入境每一遊騎兵三千爲一陣可分六陣每一家兵亦可分三陣則爲犄角之勢每陣勢相去數百步賊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必遭挫彼若併勢攻我我之別陣速來應援彼必不能相顧敗走而遁又恐虜賊譎詐聲東寇西或故露其形似犯我之西路我兵不知俱聚於西彼却藏形擁衆入東路無兵以禦彼必得利此尤不可不深爲之慮須平昔每路揀選十分有膽氣乖覺夜不收數十人給與上等善能馳驟好馬月支料豆一石二斗常令遠

出拆賤知其所在隨時聚兵藏形以待庶不墮其彀計此則勝虜大略其臨時相度賊勢出奇制勝又在總制總兵各該將官調度施設何如耳若曰我寡彼衆終不與戰則此虜何時可破乎合無兵部通行聽征督總兵官并各邊大小將官知會斟酌而行務使虜賊遭挫地方永寧克敵致勝固在乎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鋒故孫子曰兵不選鋒曰北北卽敗也是知兵不選鋒取敗無疑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騎兵之選終是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去冬姚信等遇虜不敢與戰亦可爲驗况近來官軍遇敵殺灰賊人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遁去甚有反被賊兵所

襲而大敗者此最各邊大弊合無兵部行移聽征總兵官朱暉等所并各邊大小將官所領官軍每千務要仔細逐一試驗揀選十分驍勇精銳者三百員名爲前鋒仍每官弓箭手若干名長牌手若干名神鎗手若干名長鎗手若干名每五十人爲一隊十人爲一伍內選一人爲伍長再選十人分目爲隊記籍在官其馬匹亦選上等者給與凡遇賊人令當前鋒若能收賊殄力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於前鋒官軍內審係某人所殺照例報功若有不行爭先割取首級者以軍法處治若不係前原選前鋒官軍朦朧報功違者照例問罪功亦不取如此庶人多奮發爭爲前鋒且絕

冒功之弊○一兵不貴多而貴乎精兵若不精雖多何益其精之要在乎操習有法必使弓馬開熟武藝超絕坐作進退之有度攻戰擊刺之不失目識旗幟耳熟金鼓左右前後隨將所使如驅群羊方爲可用故兵法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是知兵須學成方可用戰今各邊將官多尚姑息不肯操練軍士使知節制凡報有賊散亂而或先遣哨馬遠出一遇伏兵輒致潰敗去年大同遊擊將官王杲乃其明驗合無兵部通行各邊將官今後照依兵部奏行事例各將所在兵馬着實操練務使武藝精熟騎射便捷勇於赴敵樂於効死各能殺賊以除邊患如再因

循致誤邊事。國典具有，失難輕宥。○一足邊儲臣等看
得鹽法一事，在祖宗時專爲備邊，而設發賣有地方私
販有禁例。是以商人聞各邊開中，樂於趨赴，邊儲充足。
事幾不誤。近年以來，各王府奏討食鹽及織造段疋，皆
於此取給。并兩京公差官員人等馬快船隻動輒一二
百號夾帶私販越境貨賣，不可勝言。故商人得利微細，
不肯報中。鹽法阻壞，邊儲缺乏，弊皆坐此。伏望皇上軫
念邊儲之重，恪遵祖宗之法。今後凡有奏討引鹽一切
停止，非邊報緊急不開。非商人正名不支戶部仍行移
都察院等衙門轉行各該巡鹽御史及管河管關等項
官員，但遇公差人等及勢要之家裝載私鹽越界發賣。

就聽各官查盤究問。照例發遣。干碍內外官員指實。
奏置之於法。客商聞之。必然樂從而邊儲不難矣。○一
用兵之法。自有部分。部分既定。委任得人。上下相統。自
克成功。今國營聽征官軍一萬員名。每把總指揮一員。
分管二百五十人。一千用指揮四員。別無總領官員。臨
時難以照管。若以兵法論之。每千當用一總領指揮。庶
易調度。弘治十四年正月日題。

二月以保國公朱暉爲征虜將軍。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
務。帥師禦虜至河套而還。○陞南京鴻臚卿陳壽爲右僉
御史。巡撫延綏。

時火篩數侵犯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兼程履任。先卹

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遁。乃開邊耕耘。架梁採牧。時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于戰籍。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時論多之。

保定府臣獻白鴉詔斥遣之。○以戶部郎中邵寶爲江西提學副使。

寶教士。先行檢而後詞藝。修濂溪書院。檄取其族孫守之。改寢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謝鐸上言。正祀典。重科貢。革冗員。塞捷徑。四事。

謝鐸上言四事。一日。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調當如先。

儒熊去非之論立叔梁紇之祠而配以顏路曾皙孔白以安其子配享之位黜吳澄之從祀以明其忘宋事元之非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路謂各省考官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既卑權衡無預以外籛之官而專去取之權關節交通僥倖祿進必差京朝官二員以爲主考庶幾私弊可杜而真才可得也歲貢一途雖亦得人但近來提學之官類徇姑息之習必責其果兼文行方許充貢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謂順天應天寔爲京府大興宛平上元江寧四縣皆爲附郭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今天下附郭縣分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爲冗濫請從順天應天之制量加廩

增歸併府學庶冗員革而風教稍重矣。四曰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謂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入監。其賢百不一二。而不肖者常千百。今日之所輸行。將取償於他日。醫爵賣官。前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獻策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為錢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願深鑒前弊。嚴塞其途。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疏入。命所司知之。時禮部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為謬。而極稱前人之請。為有見謂澄之從祀。決不可易。且引禮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

說澄遂仍舊從祀鐸奏四事皆寔不思君臣大倫正道
統攸繫而先王舊章成憲之最大者澄忘宋事元叛倫
背道士奇私庇鄉人請以從祀是爲欺君罔聖之見何
不可易之有。

六月起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詔裁減光祿寺內臣供
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
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
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不足於用乃責京師
鋪戶買辦官價不給市井除借負累時都御史劉大夏
因天下所在民飢盜起乃以前事爲奏曰光祿日辦卓

月令 卷之三
面不勝杳筭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
愛物之仁。疏入上為惻然。即下令裁減官吏乃甦。後光
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
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秋八月火篩寇固原。罷總兵官恭順侯吳瑾還京。以武安
侯鄭安代之。

是月火篩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總兵恭
順侯瑾。罷還京。武安侯英代瑾。侍郎李燧督餉關中。乞
運邊城八郡。大困。自後虜寇關隴。輒由花馬池矣。

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
岳卒。

岳父謙南京禮部尚書嘗奉命祀北嶽而夫人姚氏憂
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因以岳爲名岳爲吏部釐正品
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昌言干謁消沮或勸其母
別白賢不肖太過且召怨輒撓沮不得盡行其志岳曰
冢宰耿固如是卒贈少保謚文毅父謙先謚文僖國朝
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岳父子始。

改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爲
兵部尚書命右都御史潘蕃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冬
十一月改張敷華爲南京右都御史○十二月起秦紘以
戶部尚書兼都御史巡撫陝西○樊瑩復以副都御史撫
治鄖陽○改王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禮部尚書傅瀚卒陞左侍郎張昇爲禮部尚書○江西盜起命南京操江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兼督軍務賊平遂改巡撫○三月賜進士康海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陞開城縣爲固原州設總制府命秦紘總陝西三邊軍務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涼固原之間猶爲內地得以休息所備靖虜一面耳自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於是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將遊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

八月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虜大入大同塞

時邊事告急上以兵事屬內臣苗達謀出兵掩虜上召
兵部尚書劉大夏問之大夏力言不可上曰永樂頻年
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大夏對曰皇上聖武固同符太宗
奈今兵將庸疲遠不逮昔當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
數萬甲兵一日陷虜今之將又在福下不若且令各邊
料敵戰守猶似得策上乃悟曰朕幾爲人所悞

陞撫治鄖陽都御史樊瑩爲南京刑部右侍郎○戶部尚
書侶鍾罷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爲戶部尚書

文在戶部上時時召見一日顧文長嘆文頓首謝不職
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奈何文又頓
首謝出上䟽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

賣官塩四買補殘塩五夾帶殘塩六越境市塩七轉運
乏人上盡行其言

冬十月陞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爲副都御史提督陝西
馬政○致仕南京兵部尚書張悅卒○十一月雲南書晦
○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瑩爲南京刑部尚書

雲南書晦五日勅南京刑部侍郎樊瑩考察雲貴諸吏
凡罷遣千餘人召還部爲尚書

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練

先是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
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上曰諸軍居有月糧出有
行詢何以故貧對曰江南困于糧運江北困于京操此

外浪費。猶有不能盡言者。時上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以問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遂將保定兩班一萬人。發回衛團操。乃有造飛語帖于宮門。以誣大夏者。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爲耳。

減清寧宮修理軍夫

時修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謂工少人多。蓋監督內官有所利而爲此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監督者訴於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重。率意減去人夫。卽擬旨來詰責之。

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力。兵部取也。近劉尚書每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上欣然如大夏議。

十二月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卒。○以張元復爲翰林學士。癸亥十六年春正月。大明會典成。○命大學士李東陽修歷代通鑑纂要。○二月。進內閣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謝遷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寬進禮部尚書兼詹事府事。○夏五月。京師大旱。時兵部尚書劉大夏以旱災引咎乞退。不允。令開陳兵。

政弊端。大夏條上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罄民生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于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上嘉納之。

命提督陝西馬政副都御史楊一清兼理茶馬鹽馬。○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入對便殿。

上嘗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揭帖啟朕。大夏對

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致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致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嘗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卽名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理，卽致太平。上曰：劉健嘗荐劉宇，才堪大用，朕觀宇小人，內閣亦豈可盡托？刑部尚書閔珪，讞大獄忤旨，批荅久不下，大憂獨對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當如此？對曰：臣

勿讀孟子見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臯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上頷之明日允珪奏先是大夏陳言盡罷光祿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駿四衛軍士內臣恨之上召密詔又或及裁抑內臣事一日上召大夏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還避去奏事畢復來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大夏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大夏日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某今日力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踪跡疎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

貴州苗米魯作亂以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

督兵討平之。

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慈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囚鎮守內臣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執統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執太子少保

詔遣中官于武當山設像修醮尋已之

時有旨命內閣撰勅并祝文劉健等上疏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空斥邪妄以遏無良遂罷不遣

冬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四十篇
詔建寺塔于朝陽門外尋罷之

時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
餓死臺城信老莫如宋徽宗至囚斃虜地本以求福反
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監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
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竄財惑衆何關于治欲造
佛塔非所以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棋誥命及封
號健等復言異端不可信誥命不當與夫誥命朝廷所
以獎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
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謚號至十八字流布朝

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何。疏入。俱罷之。

十一月陳壽爲南京副都御史

甲子十七年春二月哈密人逐陝巴而以真帖木兒守哈密。陝巴尋還哈密。真帖木兒居甘州。

陝巴嗜酒。拊尅國人頭目者。力克哈等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罕慎外孫也。年十三不肖來哈密。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城空。恐爲野也。克力達子所據真帖木兒始至刺木城。其兄滿速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真帖木兒自刺木城入哈密。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孛孛刺住哈密。撫夷衆諭。

迎陝巴還頭目阿孛刺不聽必欲立真帖木兒爲王奄
克孛刺與傑等擒殺阿孛刺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令
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真帖木兒還土魯
番時阿黑麻死諸兄讐殺真帖木兒俱不肖還曰奄克
孛刺我外祖願依之瑄慮陝巴疑貳携真帖木兒居甘
州

監察御史陳茂烈乞終養許之

茂烈先世瑞安人戍籍興化遂居郡之梅峰年喪父
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
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嘆
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自省豈非學

之法歟作省克錄自考以丙辰進士歷官監察御史以母老年乞終養疏曰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纏綿不禁跋涉重違故鄉臨別丁寧言語悲切臣特罪於茲將二年矣顧以菲才無補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幽明咸被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酬母年不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

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
臣心可憫母心尤可虞也伏望

皇上憐母子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
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雖祇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
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消塵埃之報於將來再效犬馬之
勞於未死豈敢釋然而常往者臣心實懇切上憫其情
特許之乃力供甘旨短床散席不辦一蚊帳身自治畦
惟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
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者茂烈泰然
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
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吏部以茂烈養

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旣又
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
給米三石。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
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
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
以自遺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備
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
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
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
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辭茂烈以母年九十。未有
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

卒。林見素俊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都御史王應鵬薦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既深而充養益熟隱羨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詔議祔葬祔廟禮制

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太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太后崩隨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劉健等覺其悞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

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上一日御西角門召劉健等出示裕陵圖。一言孝莊太后玄堂與英廟皇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爲釐正。仰見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慕。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爲。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如此。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太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

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爲法上曰然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以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養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後來雜亂無紀極耳若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恐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

帝之意又違群臣會議會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爲尤重耳。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爲處置。健等奏曰。容臣等計議。上聞皆叩頭而出。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衆推寬執筆上言。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爲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沒。仁宗傷痛出干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衆皆然之。會議䟽上。上復召內閣臣問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對曰。正是古禮。上曰。仍稱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爲當。上卽抽出。

奉慈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於此建廟遷孝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健等對曰甚當上曰位序如何健對曰太皇太后當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上御批會議疏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廟制已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爲定制於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夏閏四月闕里先師廟成○六月總制三邊軍務戶部尚書秦紘致仕

紘在三邊整花池盪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

九千修城堡關塞一萬四千所剗山崖三千里是年乞
休不允加太子少保尋革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

秋七月虜寇大同

六月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大同守臣以聞許二
千人入貢既而不來有走回男子報虜有異謀內閣大
學士劉健等及兵部尚書於左順門會審走回男子一
人云聞虜中有議欲捨黃菓嶺裏者京城也又三人云
朵顏頭目阿爾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知小王子與
一小女寄養仍有引誘入寇之跡各具揭帖以聞兵部
奏差廷臣整理邊關糧劉健等擬管倉侍郎陳清刑部
右侍郎李士實以進內批大同宣府差右副都御史閻

仲宇居庸諸關差通政使司叅議熊偉。七月初四日。大同鎮巡官上言。虜賊勢重。近又燒墩殺軍。延綏奇兵。累調未至。乞爲增兵補馬。詞甚急切。上曰。我邊墩臺賊敢挖掘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彼被虐者。苦何可言。正當與做主京軍。已選聽征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啟行。太監苗達力請出師。劉德對曰。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李東陽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上猶未釋。東陽復奏曰。近日北虜與朵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勢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

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劉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東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近。誠可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皆對曰。聖慮甚當。遂擬通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臨期酌量地方事勢。具奏定奪。後三日。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出。上曰。文皇朝頻年出兵。遂虜數百里。未嘗失利。對曰。文皇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少。軍馬罷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令。非惟不能殺賊。且又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師遂不出。

左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

珊爲都御史時。上親鞠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每有開折。天威頓霽。上知珊清慎。時廷宣接膝咨詢。輒移晷刻。至是引疾求退。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復面加慰諭。若家人父子。珊不覺泣下。上亦爲動容。一日珊私懇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瞑目。公同年好友。受知主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珊病。大夏言珊久病累躄乞休。本出情實。乞憐允。上曰。渠情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爲彼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雖敢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大夏以上語告珊。泣曰。吾不得返家矣。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三
勅吏部都察院朝覲考察務秉公明

勅曰。三年朝覲考察天下官員甄別賢否。明示黜陟。此我祖宗法古之盛典也。比年以來考察之後。群議籍籍。奏訴紛紜。蓋因巡撫巡按官員開報考語揭帖。多不得實。而爾訪詢考察亦欠周詳。勤勉有爲廉直自持者。或被黜抑。貪黷無狀寅緣結納者。或得苟容。以致人無勸懲。士風日壞矣。民之休戚係於有司。不得其人。則民被其害。而愁苦怨嘆之聲。上干和氣。卽今四方災異迭見。水旱相仍。率由於此。朕方祗畏天戒。董正庶官。在京群職已有所處。其在外諸司官員。明年正旦。適當朝覲考察之期。宜預行各該巡撫巡按官。將所屬司府州縣等。

衙門官員或制行端方政績彰聞或貪酷害民老懦不職等項逐一從公開報爾等仍廣詢博訪備細叅詳明白具奏黜陟若撫按官員仍前徇情率意開報不詳指實叅究併示黜罰爾等受茲重托俱宜精白一心秉持公道毋或有所偏徇務要賢否精別黜陟大明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爾其欽承之故勅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吳寬卒○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致仕○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虜寇環慶平鳳○九月上御暖閣召輔臣議軍法

召輔臣議政事一日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劄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

輕易啟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邊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還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事重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上復申前論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荅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旨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荅

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曰然。

復召輔臣入見。今日講毋顧忌。

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作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機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啟沃他。他字不是。上微咲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下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徒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

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息以爲不若啟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由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上意所嚮云

令禮部禁服色

上謂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因歷數應禁花樣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皆須禁之黑綠常服不禁

冬十月虜入花馬池塞命副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經略邊務

己丑十八年春正月召劉大夏戴珊入對各賜白金

上有大政事每召大夏及戴珊面議是年春二人對畢上賜二人白金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公卿知之且懷愧懼

廣西思恩土官岑濬作亂命兩廣都御史潘蕃計平之

田州知府岑溥長子曰猗次子曰猛猗以失愛弑溥為其士目黃驥李蠻所誅而驥蠻尋自有隙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為慮李蠻拒命乃檄思

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驥。復以
猛奔思恩。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乃以兵徵
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猛因與濬構隙。十一年七
月。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十月。濬陷田州。猛走。免濬
僞以族子洪守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蕃疏濬罪。詔發
湖兵一萬討之。濬敗。族誅。改流官知府岑猛。降福廷
平海千戶。

二月。南京刑部尚書樊登致仕。改張敷華為刑部尚書。○
三月。賜進士顧鼎臣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巡撫江
西副都御史林俊以憂去。

俊嘗題為酌大義以全賢孝事。臣日者見寧殿下果乞

琉璃瓦重荷聖諭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者臣有以
仰窺陛下聖仁廣大惇叙九族盛心而寧王據禮守經
不爲無見然觀鎮巡奏議欲俟年豐定奪是巽言不當
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
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寧王又奏工部又執
奏是申言決不當與也陛下先可補議是明示不當與
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老公論謂寧府
多此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理聰
察識事斷不爲此必勝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
可爲有不可爲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匱竭人民
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預於民不知存

積僅二萬七千餘兩益府宮殿蟻蝨益殿下見移東寢
萬分驚虞責將誰任修蓋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
者也淮府造墳順昌王崇安王鎮軍將軍起第已支五
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不可已者也所在儒學文廟
傾頽問其故謂科罰例嚴所司顧忌不修之致此不可
已者也各處預備倉谷數少問其故謂罰曠改部所司
計無自出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糧通計節縮歲
支尚少四萬一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
燬久未蓋荆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頽垣朽柱東柱
西樑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趾在民庶尚不堪堪
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大義不可目有可爲

財內帑爲之未過也有可已無可爲又何必爲此等事哉古者采椽不斷茅茨不剪土階贊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富也又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敦質示樸以垂憲如此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考者義不當如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歿之矣歿之非孝子歿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爲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况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

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循常文
具之間以毀蟻前人法則臣服深感切私亦當厚損若
無若於賢王臣罪死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
琉璃美寧先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諛今王且小人先合
後忤君子和不尚同臣欲愛德而義完賢名不欲貢諛
順旨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
變但知報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陛下道當如此寧
王靜思幡悟必有創於臣言伏望聖明篤懿親斷大義
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
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爲世世頌美幸
甚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寧王素不喜俊至是益銜之

俊尋以憂去

戶部主事李夢陽應詔上書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先是禮部欽奉聖諭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視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卽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

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矣。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謚言未聞。惓惓焉。若若失之欲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若如祛其害。欲令

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可
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
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
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華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
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
仍緘默。豈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
耳。臣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
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
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
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
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

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負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辨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可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倭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倭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使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

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感而國危三憂此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廩場廩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也。夫劍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撻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合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撻發奸尚有嚴心今其奸

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逐。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卒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聞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于下。而陰性狼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恥。大臣進虛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厥禍以爲福。

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爲無恥，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

機二曰三千三日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馬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馬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馬。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士則先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司不以報糧。藉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空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矣。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驥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

驍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叅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托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瓜牙乎。諺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燭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叅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命諸左右曰：其詭托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

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恤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于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厥。臣故曰民害者重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薄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

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工戶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常降詔旨存問矣然薄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

朝廷亦非其田也率卽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
爲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
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
千里之內舉蹙然不寧夫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
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
搖根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體耶嗚呼亦甚矣昔魯既
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
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剖之臣竊悲也是何
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
年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閤其生理男不秉
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

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嘗睹其始末竊計今事勢
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
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
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遂
之使去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
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
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馬
謹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闕草地
牧馬便六漸六漸者一日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
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
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

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誘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運空而又不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稍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焉可得矣夫今疆土不威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于上則聚于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

造寺者也動孰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巨萬
出則其入不止於巨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
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
備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
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歸
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驚兵甲事
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
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者何也臣
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
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踰于餒乎往固無衣
矣今盜而得衣卽死不猶踰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

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於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踰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王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馬強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寒心矣臣謂

宜。越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
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
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
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
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
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
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
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
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郞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
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
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廕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

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糜乎賞不足以風資綠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廢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耶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污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恠此一官則所謂蔽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叟

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賞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惧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

故以王禮之赦爲弛令之漸五日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愛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此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大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

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固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醜巽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皇親今日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還

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網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折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房店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

全而後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爲隄防則所以
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萌之道也疏入壽寧侯遂論
慶陽斬罪十謂其誣母后也而皇后母金夫人日在上
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下慶陽詔獄召三閣問曰李慶
陽言事若何劉健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上默然良久
謝遷前對曰其心無非爲國上領之曰然會科道官交
章入救而掌詔獄年斌叅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其壽
寧所論慶陽十罪悉置不入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
重刑上怒推案出竟批李慶陽妄言大臣姑從輕罰俸
三箇月後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聞近日外議云何曰
近有旨釋李慶陽中外權呼聖德如天地上曰慶陽指

斥威曉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
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衛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
重責致成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
朕以故釋復取大夏頓首謝曰此堯舜之仁也

夏四月帝御煖閣召輔臣劉健等議政事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
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瀕緊鎮巡官
劉健對曰昨所議擬已是切責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
與革者皆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更湏加緊皆應曰諾
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
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湮疑土曰彼言甚

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
對曰固然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
一人徧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上曰然洪鍾在蘇州時
以湖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徧亦對曰洪
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上曰彼言卑諂大臣要剛
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諂之行當還但亦無指實難遽還
耳徧曰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上曰若大臣有
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
辦事耳徧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
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辦事即係該還之人姑容
不還中有好者似不能堪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

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又指一
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
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爲處置務使通行健等
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
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
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謝遷對曰昨令查議
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
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日卽濫使如故上曰何故如此皆
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上曰今須嚴禁東陽奏曰臣
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
用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

亦是此意。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言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庄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

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肖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關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荅詳悉，猶如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明日復召輔臣至煖閣上。問曰：昨官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

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稱爲御史。奈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卽是則例。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荅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爲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稱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由吏部。刑部安得自推。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

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的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蓋上既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進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

五月帝不豫，庚寅，顧命輔臣辛卯帝崩於乾清宮。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儀出左掖門，宣內閣臣東陽臣健、臣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見御榻上著黃色便服坐榻中，南面。健等叩頭上，令近前者再於是，直叩頭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皆對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

調攝安得遽爲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取金盃進水，以漬綃拭舌，勸上進藥不荅。上又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我知道。因執臣徒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急會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監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以次畢至，皆羅跪榻外。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硯，戴儀就榻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勸他讀些書，輔導他做箇好人。徒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上復加慰諭而退。徒等出至後左門，調旨傳

禮部行之。戴儀送。出東角而入。越一夕而龍馭上賓矣。
壬寅皇太子卽皇帝位大赦。

詔曰。惟我皇明。誕受天命。爲天下民物主。祖宗列聖。鴻
規大訓。傳在子孫。皇考嗣統。十有八年。深仁至德。覃被
海內。治化之盛。在古罕聞。間復憫念民窮。勵精新政。訪
求利弊。方將大有興革。綸音未布。遽至彌留。叩地籲天。
無所逮及。天下之慟。矧予一人。比有親承遺命。謂主器
不可久虛。而宗親文武群臣。軍民耆老。累箋勸進。拒之
至再。情益懇切。謹以是月十八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
卽皇帝位。顧國家創造之難。眇躬荷負之重。惟正道是
遵。惟古訓成憲。是守。其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與民更始

六月上大行皇帝謚號

詔曰朕惟帝王大行受大名考德定謚薦于宗廟播之天下以傳于無窮者古之制也。洪惟我皇考大行皇帝以聖德膺天明命嗣大歷服越十有八年矣。敬天法祖尊親睦族親賢愛民之心靡所不至。用是民生乂安海宇謐寧。治理之盛超軼聖代於前。烈有光焉者。昊穹降割龍馭上賓中外臣民銜戀恩德攀號莫逮。顧予冲人肇贊鴻業。時方在疚。禮樂之事多所未遑。茲當視朝之初。首稱殷禮。謹命在廷文武群臣稽古儀文。議薦謚號。博參眾論。協于至公。於六月初七日祗告天地宗廟社

稷奉冊寶恭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謚曰建天明道誠純
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於戲天地
之無窮也而有高明博厚之稱惟是盛德難名舉其大
者用上配列聖永貽億萬年廟享之禮布告遐邇並宜
知悉

虞冠大同宣府命保國公朱暉爲總兵官右都御史史琳
提督軍務出師分道禦却之○秋七月加劉健左柱國李
東陽謝遷並少傅兼太子太傅○起許進爲兵部左侍郎
提督團營○八月尊皇太后王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皇后張氏爲皇太后○詔軍容鞍轡二局添設管事內官
汪循疏曰近日伏閱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

軍容較轡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蓋奉行詔書。內事理也。陛下不蒙裁減。及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臣愚以爲陛下欲裁減內官。旣以形諸明詔。必以內官濫設爲可革也。可革卽革。何必復查。當裁決卽裁。何必復看。王者承天號令。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威如雷霆。堅如金石。天不變法。亦不變山。可移。判不可移。況陛下卽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爲詔旨。頒示天下。宣播四夷。中外傾心。臣民叩首仰望。維新之政。未踰三月。卽有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天下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大小群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意非但出自陛下。側聞先帝之時。已存成命矣。誠以中

官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衙門庫局爲然。在在有之。但管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天子私臣聲勢。可畏。莫敢誰何。而鎮守典兵。抽分倉場錢穀之司。其害爲尤大也。其害不止。百姓不堪。怨言生於下。則災異形於上。有自來矣。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今陛下崇達孝之心。欲述先帝已爲之事。成先帝未行之志。則自有祖宗之法度在。內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官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具載皇明祖訓者。昭昭可查也。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誤矣。英宗皇帝。英睿之主。但沿襲洪熙官德。以來輕改祖宗法度。添設中官。寵信太

過以致王振售姦。吉祥不執。聖蹕蒙塵。幾危社稷。正統
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爲鑒。而不可以爲
法也。明矣。及乎二命既下。大臣委靡承順。不復開陳科
道坐視。旁觀不卽匡救。俾陛下始陷於不知。終失於不
信。誰之咎與。聞先帝宮車晏駕之時。親執傅臣之手。而
托以陛下。今少師劉健。李東陽。謝遷。諸臣皆親受顧命
者也。吏部尚書馬文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
諸臣亦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也。陛下當召至便
殿。與之講論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病。群臣
章疏必躬省覽。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於詔書已
行。頒布中外。豈容不信。語曰。民無信不立。民匹夫也。舍

信尚無以自立。况萬乘之主，無信可以立朝廷，定天下。一民志乎。臣願陛下毅然而行之，不沮於浮言。不惑於讒說。不尼於近暱之人。成一代有爲之名。垂萬世無疆之緒。

遣承運太監王瓚，崔通南京浙江織造。

時瓚等奏討長蘆運司官鹽一萬二千引，至南京變賣銀兩，買辦物料。戶部尚書韓文執奏，請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上名內閣問曰：戶部何爲不肯全與？瓚等同奏曰：鹽六千引，又與半價，自足用。上曰：旣與半價，何不全與鹽引？臣等對曰：戶部亦是樽節用度耳。上曰：該部旣要節用，何不留此半價，却將鹽引與之？聽其變賣。宜

不兩便徒等對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之費爲多。上曰何故。東陽對曰鹽引有夾帶且如有引一紙便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爲遠慮。上曰若有夾帶事發朝廷自有正法處他。東陽對曰此輩若得明旨便於船上張揚黃旗書寫欽賜皇鹽字樣勢焰烜赫州縣驛遞官吏稍稍忖應不到便行細打只得隱忍承受鹽商灶戶雖喫虧倒底不敢聲說所以不若禁之於始。徒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內官壞事。譬如上箇人也只有三四箇好人便有六七箇壞事的人。先生輩亦自知道如是者再言之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

矣上復謂此事務要全行。健等奏曰容臣等再去計較。因叩頭出殿中。司禮監追達聖意亦答云已奏過再去計較。監官遽回奏云先生輩已承行矣。健等至閣復具揭帖力爭請止。從前明日内批出止與鹽六千引如戶部議云。

九月庚子恒星晝見。○起周經爲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秦紘卒。○冬十日重夷入花馬池陷清水營。○建皇莊七處。

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固地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營皇莊曰六里中皇莊曰新城莊皇莊。祖宗時無此成化以來始有皇莊之名。不過

過數處而已。正德朝內官用事。皇莊始盛。後至連州跨
邑三百餘處。畿內之民於是愈困矣。

更易各處鎮守內臣

上初卽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
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臥起。宴遊議論時
稱爲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深惡文
臣。專權屢於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內閣所
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鎮守分守守備等項內
官。皆司禮監官舉用。大受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
印太監抄了。有金銀可滿三間房。若將天下鎮守內臣
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

如司禮監要了。上信之。於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十二月命修孝宗皇帝實錄。○左都御史戴珊卒。改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左都御史。○陞儲權爲太僕寺卿。○翰林編修何塘請修史職。命所司知之。

翰林編修何塘上疏。臣以菲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參之餘。還安私室。於國家政務。無分毫補益。猶且月受俸錢。日支廩給。既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每念及茲。不勝惶愧。臣謹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祖宗設脩

撰編修檢討。謂之史臣。俾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太祖時。劉基條蒼天象之間。上悉以付史館。在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註。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循廢墜。始於何時。沿襲至今。未克修舉。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遵祖宗所已行。修史職於久廢。勅令修撰編修檢討。審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升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止用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藏之。廣積以待纂述。史職既修。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儉夫小人。俱

遺萬世之譏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爲惡。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飭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責以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之用。今諸人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令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得練習政事之體。他日任用。不至踈脫。是於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上命所司知之。